



磻溪隨錄十二

73
5100
12

共十三



7保3
5100
13-12

隨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兵前夜說

制兵

講武

戰守



隨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三

兵制攷說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玄曰用謂

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也田畝疏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按此即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之制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

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
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香十人徒百
人也一伍也一兩也一軍也一旅也旅一黨也帥一州
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
也師六夫州長黨正扶師國有比長也成周萬兵
於農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為一鄉鄉
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為兵則萬二千五
百人為一軍之將皆令卿即鄉大夫之辨也

止澹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止不
待遷皆吾民將不放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
比間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

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
事則驅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
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
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
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
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班固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
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

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
 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土
 卒七十五人則不給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
 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 一曰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
 坑塹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六百井之出賦六千
 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
 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
 之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
 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之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

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芟舍以苗秋治兵以獮
 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
 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
 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
 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章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
 千人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
 六鄉通十同為方百里者十提封十萬井九
 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
 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千乘率七家賦一兵則為
 二家賦一乘則為千乘率七家賦一兵則為

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達及三等侯國皆
 如鄉之法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數也大司徒
 遠而征之則十年而役一過凡一家可任者率
 比五比為間四間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
 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鄉遂制田里之法也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
 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其
 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
 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較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則不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此都鄙之兵悉調
 者不用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
 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
 田以九為數是一筭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近
 世諸儒必欲合
 之如何合得三

今按漢志雖云一乘上車七十五人然此只
 言其戰士爾古者車乘之制戎車一則必府
 輜車一以配之戎車士七十五人輜車必
 子守裝所登推汲之類二十五人其實乃百
 人也

○國語管子言於齊桓公曰公欲正卒伍修甲兵則
 大國亦將為之公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
 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
 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乃作內政而寓軍
 令焉內政國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
 公之里以為三軍周制大國三軍高子國子皆擇其
 賢人使為里君每里皆使鄉有行伍率長則有制令

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寄行賞罰百姓通於軍事矣
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
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
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
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率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
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固治兵
故率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

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
祭祀同福死喪同郵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知
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
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有此教
士三萬人方行於天下方猶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也
遂霸天下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氏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
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

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

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漢志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土軍之屯

易被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土軍之屯是時

兵農未分南土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

意土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土軍

兵卒調之左右京輔左即扶風右即馮翊又云南

軍衛宮城衛尉主之土軍護京城中尉主之中尉

更名執又云漢置材官於郡國郡太守兼領武事

謂之郡有都尉佐守典武職甲卒侯國則相比郡

守中尉比都尉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發三輔兵卒不屬於郡守而特屬北軍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北軍護京南軍有卽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卽羽林期門則皆卽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北軍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也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也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六十五乃得免

漢夏有三品有卒夏有踐夏有過夏古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爲之一月一夏爲夏卒也貧者欲得雇夏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夏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夏律所謂程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二日不可往便還回便往一歲一夏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八官以給戍者是謂過夏也

馬端臨曰卒夏者正身供正役也踐夏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所者亦以錢雇直所直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

夏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夏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夏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切意一歲而夏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寤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繫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夏之法耳

○唐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唐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夏以道為軍皆取天星為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之務六年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夏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一本天下五百六十四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內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一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右道置府二劍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府千人為中府八百

人為下府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

人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中府下府遠降一等長史

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土以三百人為團團有

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其備兵

甲糧裝各有數輪之庫征行給之

每火備六駝馬凡火只烏布幕鐵馬

孟布搗鍊鑿確筐斧鉞皆一甲床二鑽二每隊具大鑽一青馬繩一首羈足絳皆三每人具弓一矢

三十胡薛橫刀礪石大觶禮帽也裝行膝皆一麥飯

行則視其入而給之其番上凡民二十為兵六六

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能越也其餘為步兵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以教戰其教戰之其餘隸於

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府其

餘以隸東宮六率凡設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

衝勘契乃設若全符設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

設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

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當宿

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

十番外為十二番若簡留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之

番外為十二番章氏曰唐置府關為多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

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

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

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

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

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

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

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
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
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并
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
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官表係之
於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
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
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
免此法所以壞也

○唐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唐諸衛有左右衛
左右監左右千牛左右

右威自左右領軍左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
六衛自左右至領軍年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
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北衙禁軍是也高祖
掌侍衛府兵番上者皆隸諸衛
初起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千騎
睿宗時增置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時府兵壞
為長從而禁軍漸廣代宗以後置
左右神策軍蓋
畫為禁軍也

林嗣曰漢之畿兵始為番上及其後也番上變為
長屯長屯變為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
始為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
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杜牧曰為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

三祿山是也居內則募莽卓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募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良其府兵乎

歐陽脩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之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蓄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

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玄宗時益耗散

諸衛府兵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

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

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

州府馬關官私共補之然自是諸府士益多明年夏

號曰彍騎分隸諸衛六番兵農之分自此始

歐陽脩曰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

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子弱而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以措置之勢使然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優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沘河

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曠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榷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

河中當與卿議之然卒不能復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曰禁軍廂軍鄉軍禁軍者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補禁衛以守京城備征戎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於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夏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

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

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
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
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
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
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
尺一才皆天子自為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
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
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菑糧三歲而一
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

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
之力安得以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
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
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間居無用之兵者其
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
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
為者也

○真宗時鎮戎軍曹瑋言在邊民應募為弓弩手者
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警簽以為正兵而官無資
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

出戰馬一匹

○仁宗時河北帥臣李昭亮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姑令所在黥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勝哉

按自唐之玄宗兵農分而為二歷五代之亂至宋

仍而不變及今大明亦未能改正也

丘濬曰 本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天下諸衛分總於都指揮使司凡都指揮使司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五內外衛共五百餘處其所設軍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戶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吏以成隊伍此 本朝

軍伍之制也又曰前代州郡之兵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皆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卽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有五所所必千軍故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之軍僅有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於是法司謫有罪者戍邊又用言者計每歲遣御史分部清勾然徒有其名而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蓋當初制爲軍

伍也內地多是抽丁淨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旣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板籍或潛行折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求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存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

○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兵之制太祖置六衛六衛卽左

右衛神虎衛興威衛金吾衛千牛衛監門衛也衛有三十八統領各千人令

民二十爲兵給田六十而免還其田遞子孫親戚連立

鄭麟趾曰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衛之制初置六

衛至肅宗擊東女真乃置別武班自散官吏胥以至商賈賤隸緇流莫不隸焉是雖用之一時而收効非舊制也毅明以降權臣執命兵柄下移勁兵悍卒皆屬私家國有方張之寇公無一旅之師卒至倉皇不振然後始多方調護或括京都無問貴賤或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或簽四品以上家僮或以屋間多少為差國勢板蕩以及於此

恭愍王嘗曰國家以田十七結按高麗田結比為今結大少有異一足丁古者田賦之遺法也凡軍戶素所連立為人所奪者許陳告還給後又曰近世田制紊亂府

兵不得受田殊失選軍之意其復舊制然皆竟無施行

恭讓王時憲司上疏曰本朝四十二都府蓋唐之府衛兵也契丹虎視天下太祖絕之而莫敢旁窺者以軍政得其宜也近世兵制大毀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叢爾倭奴為國之病可謂痛心又曰府兵領於八衛穆宗時於六鷹揚龍虎二軍其後并稱為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自事元以來文恬武嬉

禁衛無人乃增立近侍諸衛皆設護軍以下官而
祿之於是祖宗之制皆為虛設而徒費天祿食四
十二都府五負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即
工商賤隸豈祖宗之意哉

○恭愍王時諫官禹玄寶上疏曰議者以為倭善舟
楫不可以水戰若造戰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
不可陸攻其勢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為民其可念
小弊而貽大患乎今東西江并置防守賊泛海揚揚
而來我軍臨危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如水何哉
宜作舟艦嚴備器仗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

儻得勢便擒捷掃蕩亦可必也

恭讓王時都堂啓曰召募海邊人民三丁為一戶定
為水軍諸道濱海之田不收租稅以養水軍妻子從
之

按本國舊無水軍舟師之設蓋始於此已上論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

戰之陣鄭玄曰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

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

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

農平糶正也辨鼓鐸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鐃兩司

馬執鐸公司馬執鐸有曲木提持以教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習戰法○吳澄曰凡師出日治兵八日

錫鏡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通鼓錫以

節鼓鏡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奠獻

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

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益遂圍禁

益焚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行守禽之厲

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禁火止也表田主

用大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禽致也田止虞

人植益衆皆獻其所獲禽焉春田主祭社者中夏教

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為禡禡師祭也

羗舍如振旅之陳羗吏撰讀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

振旅之也讀書契以發書校錄軍實也號名者徽識

所以相別也○止葵口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

公邑間田謂之縣以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

鄉野謂六遂羗舍之教乃塞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

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術而處耳固

無間也將以鼓鐸以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植物而

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

外候者所以防姦遂以苜田如蒐之法車奠獻禽以

細及間謀等事遂以苜田如蒐之法車奠獻禽以

享初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住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

皆殺而車止初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

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中秋教治兵

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

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

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遂大夫也遂大夫鄉遂鄉大夫都

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百

官卿大夫也蓋蓋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巳

通帛為畫○日月為常交龍為旖熊為旗遂以彌田

如蒐田之法羅罃致禽以祀枋秋田為彌彌殺也羅

網中殺者多也秋田祭四方報成萬物也○吳澄曰

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立

濟日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

旅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

互文也中冬教大閱而習戰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

法羣吏辨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

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

吏以旗物鼓鐸鐳各率其民而致質明罃旗誅後

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陣皆坐虞人萊所田之野驅

也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

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則

隨軍多少罃什也質明罃旗期衆之至領早羣吏聽

故明以什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

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陣前

也向表中軍以鞞今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

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鐳車徒皆行及表乃十三鼓攬

鐸羣吏罃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羣吏既聽

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師帥振帥也司馬兩

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也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

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

進鳴鐳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表前至第三

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茅三表鼓戒三闕車

三蕘徒三刺轉徒戒一刺三而止象一闕車乃鼓退鳴

鏡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鳴鏡所以止鼓軍退卒長

自前表至後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

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率

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

主易野車為主冬田為狩言狩取之無所擇也軍門

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

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

車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鄭司農云險野人為主

叙主居車居野車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陣

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也中軍以鞞令鼓鼓

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

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

止語為相疑惑也大獸輪之於公小禽以及所弊鼓

自界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也

皆賊車徒皆譟皆有所弊至所止之處天子諸侯克勝而

擊鼓也疾雷徒乃弊致禽籃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擊鼓也疾雷徒乃弊致禽籃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丘濬曰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一旦驅之以臨

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為事不可以

人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獵用獸以試

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
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
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是時聞鼓而興聽金
而止一朝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陣用其所
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統
也又曰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
振之爲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收
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蒐止爲名而教
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之
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通以三時之教而行

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在戎而國之安危
民之生死所係當昇平之時而習戰陣之法異時
有事驅之以臨戰陣冒鋒鏑將可以全勝也可以
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
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爲不
待言語告詔曉然自諭於耳目之間耳目有所見
聞則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
遲速開合之數皆將意之所欲爲者也如此是惟
不戰戰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鐃鏡
芟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

閱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陣缺一不可
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
精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
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爲亦非
一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
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
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別苟
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
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事夜有夜之事
晝則爲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鳥龜之像而知所

向夜則爲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契
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
遽曉也夫三時各辨一物則習之熟而論之深矣
苟非合三者而并閱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
此歲終所以必有大閱之教也惟今朝廷教戰之
法月凡三次操練非嚴寒酷暑不息比周人之教
閱尤爲數矣然所以立爲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
以奉行之者多不盡心也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子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

田矣

呂氏棘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

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車攻疏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

言田獵者必大芟

殺野草以為防限

作田獵之場或舍其中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

擬殺圖之處前誓士戒眾教嚴示戰法

當在其門止舍也

其防之廣狹無七

裼纏旃以為門

既為防院當設

乃以縹毛褐布

通帛旃之竿

以為門之兩

旁其門蓋南開

二門用四旃

四旃也

質以為擻

擻魚列反

又以為

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

龍金卷之二十三

三

侯叢諸侯叢然後大夫士叢

三

日

侯叢諸侯叢然後大夫士叢

天子叢抗大綏諸侯

然後焚而射焉

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

然後焚而射焉

然後焚而射焉

護抗小綏獻禽於其下護謂天子發矢射之也綏虞護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者天子諸侯殺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殺諸侯殺則下小殺注云下謂與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奠綏也各舉始終之一故與此不同也

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戰不出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蒐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

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參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可不謹乎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劉質夫曰蒐春事也秋與之非正地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

公羊子曰蒐于紅簡車徒也

穀梁子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蒐蘭

以為防蒐蘭曰蘭香草也置旃以為轅門旃名周禮通帛旃轅門印以葛覆質以為絜質樞也絜門車以其轅表門

中臬尊或為

也揭○藝魚列反門槩流房握御擊者不得入流謂

車兩轆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車軌塵塵不

馬候蹄義足相應捨禽旅捨取御者不失其馳然

後射者能中不夫馳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不戰

逐義面傷不獻嫌誅不成禽不獻惡禽雖多天

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

射宮澤宮之危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

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

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揚上節曰謂田獵之時務在得禽不升降是勇力也射宮之內有

仁義也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

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四

出立五表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

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坐於墀所建旗為和

門如方色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

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

教戰隊之法凡教為陣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還則

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

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旗臥即

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上講武之日皇帝乘

革輅至壇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壇北
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
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使外四
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
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
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
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
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
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
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

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
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
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圜陣西軍亦
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
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
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圜陣以應
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
爲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搃戰
第一第二搃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搃戰爲敵均之
勢第四第五搃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

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掩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唐府兵教戰之法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

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甲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八其人

唐制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奠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

所皇帝鼓行八圖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
西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
鼓行圖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
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
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
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
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
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
左而射之達於右臑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脾
達於右臑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

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畢虞
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上從譟呼
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
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
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已上論
荀卿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率在列
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兇則若莫邪之
利鋒當之者潰兇猶聚也與隊同謂圍居而方正則
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圍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苟
卿與臨武君楚將末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

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

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鎰金無本賞也技材力也齊人

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八兩日鎰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鎰金贖之本賞謂有功同交賞也斬首雖戰

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大敵

堅則渙然離矣是公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

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謂取其長短材

力中衣三屬之甲繳一皆相聯屬為甲也操十二石之弩石弩石之重百二十七斤說負矢五十置戈其

上冠冑帶劔羸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

則不易周也利其田宅謂給以田宅便故地雖大其

稅必窳是危國之兵也資用貧乏秦人其生民也

隘其使民也酷烈隘謂秦地險固也丑之以慶賞

簡之以刑罰簡藉也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闢無由

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

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衆彊長久之道然皆干賞

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安制謂安於制度自不踰越綦極也綦節

謂極於節義心不為非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隆勢詐謂以威勢變詐為尚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也漸之謂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人之術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又問將帥曰固徒舉進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心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不殺而不害

可使妻不夫是之謂三至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欺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忘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命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老弱聞鼓聲而進金聲而禽格者不赦犇命者有捍其賊者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不赦犇命者有捍其賊者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也臨武君曰善陳豎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故歷世因之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

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
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
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
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
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
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
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
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
節其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
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

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
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
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
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
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
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
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今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北地上郡隴西備塞之卒少則八

陸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
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患甚大罷之則胡復
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邊
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
予冬夏奈廩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
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
蓋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輪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稱厚意奉明法
存恤所徙之民弱善遇其丁壯和輯其心而勿侵刻
先至者安樂而不實故鄉則食民相募而勸往矣臣
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
民至有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故鄉而勸至
邑使以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故鄉而勸至
安則教於使民樂其處而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出則教於使民樂其處而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收成勿令遷徙勿則同遊長則同識驩變之心是以
是以相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陸贄言於唐德宗曰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
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
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

臣金卷之三十三
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
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
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
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
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
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
狼爲隣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
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
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
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強

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
抗所攝駭將期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
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順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
布路東歸平居彈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
疆域其弊豈特無益哉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
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遠戍者而令其節度募壯士
願屯邊者徒馬詔度支市牛就諸屯完膳器具至者
家給牛一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蔣復一年
則使自給旣息調發之煩又省轉輸之弊出則人自

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言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備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

○歐陽脩言於宋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壠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待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眾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

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丘濬曰 本朝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

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
也 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
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
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乞勅知
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堡寨之設若非要害或
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
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
卒皆有用矣

隨錄卷之二十三

隨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兵制後錄攷說

城池

兵車

牧馬

郵驛

隨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四

兵制後錄攷說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度子及

其衆庶之守鄭玄曰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適守固者也設其歸器

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任謂

任使之也民之財器其所用塹等及爲藩落凡守者受法焉

劉晏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

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

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固國者

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濬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氏輔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并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詩大雅韓奕之末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是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朱曰：溥，大也。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藉，稅也。貔，猛獸名。

朱子曰：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氏東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

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故也

按古之侯國即今郡邑築城大役也一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復朝廷命隣方合力為之蓋以城郭之守非但一邦之事實以其事關朝廷也

○春秋說曰古者五板而堵八尺五堵而雉二百雉而城一萬尺○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即周十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公侯百雉伯七十雉有餘子男五十雉有餘

按此以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公侯之地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為制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建邦而營變其國城之大小也○疏曰天子城則方十里

鄭氏注曰公之城方九里為周三十六里侯伯之城方七里為周二十八里子男之城方五里為周十二里

按此蓋以周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而為制也

○春秋隱公九年夏城郎

胡氏傳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
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音日至而
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郭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
非時矣堦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
稱畚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何溝洫具
餼糧度有司量以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
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
之輕重見矣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氏傳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

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
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蜀之漢樂今成

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
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
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
之所謹也鑿斯池尊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
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
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

滅亾亦非聖人之所與

○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見賈逵反下

曰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民將閑暇於是戒民以土功之事

火見而致用心為大火夜月之初心星吹而亢之後

幹畜獨皆致水昏正而栽水營室星也謂今十月而

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

昭公三十二年冬士彌牟營成周上彌牟晉大夫

丈數計所當城揣高卑日揣高度厚薄量度本仞溝洫

日深物土方物相也相取議遠邇議役徒量事期知

畢時計徒庸知用慮財用知費書餼糧知用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屬所當役而書以授

帥帥諸侯之大而效諸劉子效致其正法

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韓簡子晉大夫韓不信

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孫城沂邑使封人慮

事封人其時主等城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日量功

命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日量功

治命作分財用也分之使均均平板幹板而等之而後

通均其勞也畧基址城基址具餼糧餼糧度有司

之謀度監主事三旬而成事不愆于素不愆

慮之期也傳言孫

承教之能使民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氏曰始皇并諸侯而墮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丘濬曰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殺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辭國惟恐有其所捍殺而得以非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殺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與板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允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論城也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蔡氏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韃車載器械貨財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人二車甲士五人革車二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三車甲士七人革車三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四車甲士九人革車四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五車甲士十一人革車五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六車甲士十三人革車六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七車甲士十五人革車七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八車甲士十七人革車八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九車甲士十九人革車九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車甲士二十一人革車十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一車甲士二十三人革車十一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二車甲士二十五人革車十二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三車甲士二十七人革車十三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四車甲士二十九人革車十四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五車甲士三十一人革車十五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六車甲士三十三人革車十六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七車甲士三十五人革車十七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八車甲士三十七人革車十八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十九車甲士三十九人革車十九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二十車甲士四十一人革車二十裝五人廝養五人步卒五十二人

則以車

陳棟曰一虎賁少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

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周禮巾車鄭玄曰巾車車官之長掌王之五路五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革路龍勤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革路執之以革而祭之無他飾

龍駝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條纓謂馬當

車之萃萃者謂兵車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

柄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式路廣車也又曰師者之制及萃允師共萃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數未盡聞也允師共萃車各以其萃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馬○抄此所謂車車即兵車與上書序註革車輶車者有異

按古者車戰之法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九百人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而每車又有萃車爲之副貳以備不虞焉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柅六尺有六寸既建而施榮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

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尋有四尺崇於
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崇於爰四尺謂之五等首
牙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
數此所謂兵車也軫與後橫木把柄也崇高也八尺
數曰尋倍尋曰常爰長丈二尺六尺戟牙皆挿車輪鄭
司農云迤讀為倚謂
著戈於車斜倚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

既安如輕如軒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
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甲軍
之車○宋子曰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
開行道也輕車之覆前也軒車之知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伐音於五檠音桡音游環音賁驅陰
引登音績文音暢音馮我音騏驎音戎音車也朱子曰小

之制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於載所載者也凡車
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三載者為大車則軫深
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也五
束也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檠桡從前軾以前稍也
而上下之衡則向以皮為之橫束於軾下而軾形穹隆上
游環引兩也又以為革五處束於軾之背而上若步前却
無之不得引兩也又以為革五處束於軾之背而上若步前却
皮為之不得引兩也又以為革五處束於軾之背而上若步前却
軾之前而後以板橫側拵之使不得入也陰揜軌也輓
輓以皮二條前係馬之頸後係陰揜其板之上下也蓋
陰版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上也蓋續
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騏驎馬之頭不當於
是也文韞車中而坐虎皮褥也暢一長也載者車輪之
中長三尺二寸受軸者也大車之暢一長也載者車輪之
載長三尺二寸受軸者也大車之暢一長也載者車輪之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謂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軼突也公子突曰

使勇而無剛者嘗寇也嘗試也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

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乃可以快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伏兵衛擊前後擊之擊其前

也戎師大奔

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

將鄭祭仲足為左拒祭仲特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為魚麗之陣鄭公大夫以中軍奉先偏後伍車戰法

以車居前以伍居後也伍承彌縫彌縫其闕漏也此

陣法也戰于繻葛鄭地名命二拒曰撻動而鼓撻今大

見撻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拒蔡衛陳皆奔王之師

走先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鄭以三王卒大敗

宣公十二年平與楚戰于邲欒武子晉大夫曰楚君之

戎親也分為二廣右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右一廣

復以二一五人為副也朱氏曰周制車十五乘

道係夫之二日

之一本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
兼周兩車人數周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
靖問對注說見李右廣初駕鳴而初駕馬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數其時刻至日中以至於昏入而止內官
序當其夜內官近君者為夜之類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乘廣兵分為左右分為左右

十五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舍說音稅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蒼由基為右右為車右也蓋二
御戎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

李靖曰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備之兩軍

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
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
周制差多爾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
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自晉先是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

卒適吳司馬法百人為一卒二百人往吳也舍備兩之一

焉舍音殺○司馬法車九乘為一兩二十五人令兵習之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先是吳人自安備
戰陣之法故巫臣與其射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

臣又留其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子孫庸於兵
伐楚又伐二國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
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
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車之為利大昔周
伐鄭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
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
臣使吳以兩之一卒適具舍偏而之一焉考之周
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

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卑也杜預云十五乘為
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
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
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
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
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
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無終
戎帥荀息棠卒也棠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
又阨所遇之地以什共車更增十人必克困諸阨又

克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行魏舒先

自毀其屬五乘為三伍今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

為三荀吳之壁人不肯即卒不肯棄車斬以徇為五

陣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陣互相救援蓋以道既難於

於進退如兩於前陣其居前之伍於後居後之專為

右角右軍之陣參為左角左軍之陣偏為前拒前拒

名曰偏此五者皆以誘之翟人笑之秋人見未陣而

薄之乘秋人未陣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兩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

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

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

五人既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

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

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

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

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

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靖又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

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
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
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二人車步稱之混為
一法用之在人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漢武帝時衛青出塞千餘里擊匈奴見單于兵陣

而待青乃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武剛車兵車也續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

蟠旂旗幟有中而謂之武剛車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敗之

李陵出塞擊匈奴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
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陣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綬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
山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
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

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丘濬曰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用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易於平野而難於險路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為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為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少故可行於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觀今世有獨輪車之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為戰具然其制亦為兩箱

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嘗經行嶺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者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而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

九寸長九尺者為棘棘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輪為獨輪其輪經二尺有五寸以板為之而不設箱

中為死轅又於施輪屢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
 加一橫木前一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斷為二
 孔用二小彎木條置其孔中引而繩繫於其上又
 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其上又
 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
 施軟薦以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篾以盛食器
 軍中才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文合慶其高準
 馬育用人手執之為準鑄鐵為利器如耕犁其高準
 于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為敵之馬育也去轅首尺
 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
 鑿兩轅之考其前後各為鐵環四左右各二前繫
 鐵鎖後繫鐵鉤連車為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
 用鎖繫之於環後轅相扶傍則以缺鉤搭其環
 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環之中而左各加一環
 大環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
 鋒之際則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
 夫推之而前木或草為摺疊牌以夾持之趨前以當
 其馬育又用木或草為摺疊牌以夾持之趨前以當
 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不可施斧斲木處只用
 麻繩縛繫每車上各具刀斧鉞各一施斧斲木處只用

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後視
 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障或塞險阨以遏奔
 衝器械無不堅利

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
 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
 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陣
 禦突騎之輕慄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
 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故可以行

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以故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以此為所居之宅人心有所依據不惧胡虜之陵突也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領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而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

矢餘執軍器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斂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羶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格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設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設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

交陣則出騎兵兩鄉掩擊拔陣追襲少却入陣間稍
憇進退俱利俟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丘濬曰魏勝所制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
三日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炮車今不必盡如其制
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為一制
為人推之車數人之力可將者樹牌垂纜列槍駕
砲每兩必須蔽數十人略如勝所制者每邊城制
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置田所障蔽官軍俾
得耕獲戰以為陣居以為營收穫以為載不為無
益以上論兵車

周禮校人之長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

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鄭玄云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
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
馬給宮中之役○一說謂六馬皆謂之物馬之毛足
力所謂物也辨其物使皆以類而相從可為有種者
為一類可供戎事者為一類毛足齊一者為一類善
於馳走者為一類可供田獵者為一類材下而供雜
役者為一類凡須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

卓卓一趣馬三卓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厩厩一僕

夫四匹為乘養馬曰圉卓馬十二匹繫三十六厩
匹厩三百十六匹師趣馬馭夫僕夫皆帥名六厩

成技技有左右六馬各一厩共成一技馬一十
二百九十六匹駑馬

三良馬之數六馬其五皆良馬駑馬一
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麗馬一圉八

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麗偶也馭馬自

十二字之誤無僕夫者不駕於五器甲之也天子十

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此

殺之差也每既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凡馬

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凡馬

特居四之一特牲馬四之一也春祭馬祖執駒駒也房

星為天駟執駒之無令近毋春通滌夏祭先牧須

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問夏通滌之後攻其

之俗謂之騶書楷秋祭馬社臧僕日相社始乘馬者世本

謂簡練馭者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者步神為穴害

馬於王也馭夫馭武車凡軍事物馬而須之其力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臧謂

也僕講馭夫等事也簡差掌駕說說音之須辨四時之居

治以聽馭夫馭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叙而須

外則在牧而有房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廐而有

也閑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

校人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

也四人使與同職故云相馬死則使其賈粥音之八其

布于校人布泉也賈謂其屬官小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須之以須地國者孟春焚牧

焚牧地以除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掌其
陳立新草時可以合馬之牝牡

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山澤之虞主之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蓐始牧夏房馬不獻

馬養馬必順四時冬寒藉之以蓐故春殘則除去之

又恐其厩積糞穢而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

居焉房廡之所以庇馬涼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

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駮牝三千朱子曰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

也淵深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桑採塞實

朱子曰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

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

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

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

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

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

駮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

可知矣

按蘇軾有言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

淺露者之所能致也謝枋得亦言秉心也實故

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

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誠哉是言也

○秦之先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厩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

馳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御轡心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途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崖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

歐陽脩曰監牧之制始此蓋起於近世

尚乘掌天子之禦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

曰龍媒四曰駒駉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開
為二廐一日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日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日
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四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拆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息信行於隴右

○玄宗開元初國馮益耗帝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
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
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
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
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
來唐馬最盛

○宋之馬政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
後改為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景德二年改諸
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諸州有牧監知

州通判無領之以上論收馬

周禮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鄭玄曰委積倉人計九穀之數是國用以其餘供之少曰委多曰積廬若今之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按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官室

委積以待賓客即後世驛傳廩給之意候館樓即所謂驛舍之郵亭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役者也媿福慶其大者有禮則大小行人使之

後世乘傳騎驛其原蓋出於此

○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景帝四年復置關用傳出八

漢人所謂傳即今符驗文引之類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濶二寸半

長五寸面隸五字曰勅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丘濬曰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舡車人夫必因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要衝處或設馬八匹六匹十匹三十匹其次或二十匹十匹五匹大

率上馬一匹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下馬六十其僉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隣郡民戶糧不及數者衆力鞦韆當之民於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罷弊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編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其等第編次爲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戔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行

已上論
驛

隋錄卷之二十四

Blank manuscript line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